



載記六至七

後趙石季龍

于世遵 鑿 冉閔

載記八

前燕慕容廆

裴嶷 高瞻

載記九

前燕慕容皝

慕容翰 陽裕

載記十

前燕慕容儁

韓恒 李產 產子績

載記十一

前燕慕容暉

慕容恪 陽騫 皇甫真

載記十二

前秦苻洪

苻健 苻生 苻雄 王墮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芻，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為娉將軍郭榮妹。為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為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侔者，輒方便害之前。

魏書卷一百六
載記卷第六
石季龍上

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歟有遺類
 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
 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
 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卽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
 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
 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爲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卽位
 之後大單于必在也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邃
 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
 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
 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
 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畱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
 勒子國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

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
 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
 其境內改年曰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
 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粲馮翼張崇曹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郎
 闇爲光祿大夫玉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爲太
 子季龍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
 應之分瘦陶之柳鄉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
 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
 營繕使遠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
 觀雀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衆南
 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
 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

等率荊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飢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爲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與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尙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尙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澍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尙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輅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卽一作乘

輅軒時羌薄句大猶倖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櫺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輜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資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爲察法選舉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

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穀以助賑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潁爲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錯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內官十有八等教官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侷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識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組繳上下季龍試而悅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季龍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季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閭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卽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制邾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其鄭氏爲天王皇后以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王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

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
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慙然
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
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彊遇而獻
之遂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山懸管而入
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流血置於盤
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
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
於季龍遂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遂以事爲可呈呈
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
責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季顏等曰
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稱疾不
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
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遂亦昏
醉而歸遂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遂遂怒殺其使季龍聞遂有
疾遣所親任女尙書察之遂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
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遂于東宮既而赦之
引見太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遂曰太子應
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遂逕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遂爲庶人其夜殺
遂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
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
昭儀爲天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
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子楊游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
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

龍巖。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桂南山。子楊稱大黃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爲左右丞相。龍謀爲左右大司馬。樂子爲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季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淪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季龍衆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陽漁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衆降于季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謀。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兗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爲鮮卑敦那所逐。旣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剋。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徧於丞郎。季龍謀伐昌

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
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
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于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
艘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
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
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
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韜金鉏黃鉞
鑿輅九旒先是使襄成公涉歸上庸公曰歸率衆戍長安二歸告
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季龍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
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救秋曰受降
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
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
於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
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餽乃削秋官爵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
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吏部選
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奐爲庶人以其太
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
七萬寇荆揚北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
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
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夔安進據胡
亭晉將軍黃冲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時
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一作矩爲御史中
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懼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
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

徒已來遂在成役之例。旣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叙。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爲例。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寮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一冶，初建徒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爲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爲令。僕之負尙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尙書劉真以爲失銓考之體，而言之。季龍責怒主者，加真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場。慕容皝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賜徵士辛謚。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爲起甲第。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旣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爲太尉，與太子宣送日省。可尙書奏。

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駿憚季龍之盛遣其別駕馬詵朝之季龍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進曰為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為有無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為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為武弗剋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後也季龍乃止李宏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兼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萬一作除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為人所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其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姦黨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季龍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諛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宜贊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禍之海若潛游懼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為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斃屬途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為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季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

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婚于石宣因說之曰
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
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
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
於是諸公咸怨爲大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雁門討索頭郁鞠
剋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
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
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
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
李龍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
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
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祆怪尤多石
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
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
入肩中李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
之使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
寵於李龍而宣亦昵之扁總辨明斷專綜機密之任李龍既不省
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沉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
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
謙一作諛常侍盧諶崔豹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
一萬四千餘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
段遼之子蘭降于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西張伏都爲使持
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旣濟河與張駿將謝艾
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

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宮燕公石斌淫酒荒獵一作穢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

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

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

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

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元初季龍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雁

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

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雁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

也季龍納之臨寧一作宣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為使持節侍

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宮

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祿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

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

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滹

水功役數萬士眾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

而宣知朗所為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

季龍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為天子此殃不小

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

領軍也季龍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

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答恪矢之愆腰斬之及其

四子投于滹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

為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剋而還黜農為庶人時白虹出

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

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

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

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青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自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二時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龍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季龍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宜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遂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非遵且二政分權尠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宣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鑿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鑿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季龍性旣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

五尺鳴登曰政
官元版作牧官
當據段

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于其上剋期將校獵
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
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
誣人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
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政官增置女官
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
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
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
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
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為列侯
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二千餘人荆楚楊徐
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
夫逸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
招為祿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
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鞞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本鳳
之口鹿盧廻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
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
不脩道又訕謗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
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間自
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
尺茅茨不剪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榭
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剗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
帝守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
此而忽為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

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
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自萬尚未及修之而况人乎刑
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
衆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彊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
役焉

不計道又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自萬尚未及修之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衆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彊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晉書百七
載記第七

石季龍下

子世遵鑒再閱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
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
餘人為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氏
羌十餘萬落與張璩相自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冲
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
楊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剋武街執重華
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季龍又以孫伏都為征西將
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
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季龍竝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

氏

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貨寶焉邯鄲城西石子墘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時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于是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諫一作辭旨甚切季龍大怒曰愷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羣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楊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

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旣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園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爲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子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

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袍罕護軍李達率衆七千降于季龍自河巴南氏羌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牟成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度不濟矣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西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譙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獻欷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牟成趙生等緣牆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叅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危憊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墻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

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鎖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箱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紋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爲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者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殺之季龍追其姿色復納其少女于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竝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姝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一作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

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謂之曰煩卿傳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嘏爲少傅季龍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以尙書張良爲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旣不在赦例又勅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辨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輅車安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任掠百姓大

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衆平王石苞時鎮長安盡銳鉅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季龍以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師不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臯犢東掠滎陽陳畱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爲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犢于滎陽東大敗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龕拔其浦郡始平人馬勗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昴丹及熒惑北犯河鼓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爲丞相錄尙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尙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

上患以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臨於西閣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為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昏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為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季龍亦死季龍始以咸康元年僭立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於

是世卽僞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為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潁校尉為己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石遵聞季龍之死屯于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寔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于李一作季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惛惑為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眾至于李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出距之耆舊羯

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元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冲幼託之于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貫甲耀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偽讓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為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于是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為皇太后其妻張氏為皇后以石斌子衍為皇太子石鑿為侍中石冲為太保石苞為大司馬石琨為大將軍石閔為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血周遍鄴城石冲時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雷寧北沐堅戍幽州帥眾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眾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弒自尊為罪大矣吳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石閔黃鉞金鉞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

于平棘冲師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葬季龍號其墓爲顯原陵。僞諡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遠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農爲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遠聞之懼。遂焚壽春。積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於是率衆赴之。壁於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季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衆五萬以應。勳苞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勳。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爲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勳又爲朗所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旣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旣爲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鑿等入議。于其大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鑿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鑿當立。遵曰。我尙如是。汝等立鑿。復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

十三日鑿乃僭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郎闔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鑿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鑿恐閔爲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誅石苞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符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鑿遣石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鑿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鑿以攻之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啓知鑿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率衆攻閔農不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鑿懼閔之誅已也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鑿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已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戶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

撫軍張沉屯淦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段勤據黎陽寧南楊羣屯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畱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率衆奔于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鑿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沉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鑿殺之誅李龍孫三十八人盡燼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李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李龍十二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李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

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冉閔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李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李龍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李龍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徙封修盛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李龍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鑿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闔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請於是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

子以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爲縣公封其子胤明裕皆爲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祗聞鑿死僭稱尊號于襄國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答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其相國石琨率衆十萬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大敗琨于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靳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爲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靳豚于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鍾鼓縣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倉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于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啓諫切甚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閔攻襄國百餘日爲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瀾頭儁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軍孫威候琨于黃丘皆爲敵所敗士卒略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彊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

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昂當殺胡王一戰百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縮石琨等三面攻之祇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十餘騎奔鄴降胡粟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祇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紱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與大饑人相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荆州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三四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之贈韋謏大司徒石祇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名衛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祇爲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祇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寧奔于相人閔命焚祇首于通衢閔兖州刺史劉啓以鄆城歸順劉顯復率衆伐鄆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兖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冉遇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準降于慕容儁時有雲黃

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古者惡之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范路率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剋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閔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鑣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爲恪所擒及董閔張溫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尙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虜虢廟遣慕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中饑人相食季龍時宮人被食略盡冉智尙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沉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譎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聞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爲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

璽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馬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緹而下奔于倉汭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罷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儁送閔既至龍城斬于遏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羣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鑿其非几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蠃徒乘間煽禍虔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

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謨間發猛氣橫飛遠啗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讐戮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褫氍裘襲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欵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爲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缺一作騁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于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爲甚乎旣而父子猜嫌兄弟讎隙自相屠脍取笑天下墳土未燦禍亂薦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爲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

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嶽霧晦三精狡焉石氏怙亂窮
兵流災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羣盜終假鴻名勿謂凶醜亦曰時英
季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由禍盈

晉書一百八
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
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
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
因以為號會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
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
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
容焉或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祖木延左賢
王父涉翹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
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

晉書一百八
慕容廆

慕容廆

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
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
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
因以為號會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
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
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
容焉或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祖木延左賢
王父涉翹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
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

室此等皆燕人
自後增飾之辭
即步搖亦非的
長秋之姓也本
定慕容者亦猶
其曾祖之氏莫
祖之氏木延後
之則為莫護為
慕容言之則為木

慕容廆

隨所譯言如
之字故卷第
作義與也

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虜童卯時往謁之，華甚嘆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虜，結殷勤而別。涉黽死其弟耐，篡位將謀殺虜。虜亡，潛以避禍。後國人殺耐，迎虜立之。初，涉黽有憾於宇文鮮卑，虜將脩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虜怒，人寇遼西，殺略甚眾。帝遣幽州諸軍討虜，戰于肥如。虜眾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眾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虜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沉將迎立，依慮之子為王。虜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虜謀於其眾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疆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為鮮卑都督。虜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虜，乃改服戎衣，而人人問其故。虜曰：主人不以

禮賓復何為哉？龕聞而慙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虜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為寇掠往來不絕。虜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虜又遷于徒河之青山。虜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于上國。承寧中，燕垂大水，虜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郡，虜親擊敗之。素延怒，率眾十萬圍棘城，眾咸懼人無距志。虜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為臻報讎，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

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子翰言於虜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虜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虜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虜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虜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虜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虜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虜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虜

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彊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虜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虜將軍單于虜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虜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趨之虜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疑代郡魯昌北平楊耽爲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爽河東裴開爲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澄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母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

子皝率國胄束脩受業焉。虜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恣，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恣意虜拘留，乃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虜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虜，虜曰：彼信崔恣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旣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恣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虜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恣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虜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虜簡銳士配，孰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後，出直衝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疑送于建鄴。崔恣懼虜之仇已也，使兄弟燾僞賀虜會。二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虜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虜乃遣燾歸，說恣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恣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徙燾及高瞻等于棘成，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敗之。裴疑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

其國而不脩備。虜遣孰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孰伯林爲左翼。攻乞得龜。剋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虜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虜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濬。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

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崔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五員。始得極其暴竊。爲丘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蠶尚能弼佐。句踐取威。潢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內馮顧陸。距魏赤壁。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

盱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雋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
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
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
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
欲善於全己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
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處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
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
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
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庾在一方敢不竭命
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
故也故遠陳寫言不宣盡庾使者遭風沒海其後庾更寫前箋并
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二十餘人跪上侃府曰自

古不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剋平嶠會神武之思
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
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疆
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祚
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寇莅國忠於王室明允恭
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
統蕩平江外虜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
寤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
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虜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
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虜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
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勳者也方今詔命隔
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

浪西暨代山南極與方而悉為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為
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虜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
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虜得祇承詔命率合諸
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虜固執謙光
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
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為國計侃報袖等書其略曰車騎
將軍憂國忘身貢筐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
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高
上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為燕王一二具
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然忠義竭誠
今騰賤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虜卒乃止特
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襄及備僭號偽謚武宣皇帝

裴疑

裴疑字文翼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疑清方有幹畧累遷
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疑兄武先為函
菟太守疑遂求為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疑被徵乃將武子開
送喪俱南既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虜時諸流寓之士見虜
草創並懷去就疑首定名分為羣士啓行虜甚悅以疑為長史委
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虜問策於疑疑曰悉
獨官雖擁大眾軍無號令眾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
耳虜從之遂陷寇營虜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
行人令疑將命初朝廷以虜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疑既
使至盛言虜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為其用舉朝改觀焉疑將還

帝試畱疑以觀之疑辭曰臣試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
荒遐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卽畱京輦於臣之私誠爲厚
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
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埽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
今若畱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
區區忘身爲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虜後謂羣
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爲遼東
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蓀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
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
兵革雲擾此郡沃壤馮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安
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
爲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旣而以王浚
政令無恒乃依崔岳隨岳如遼東岳之與三國謀伐虜也瞻固諫
以爲不可岳不從及岳奔敗瞻隨衆降于虜虜署爲將軍瞻稱疾
不起虜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
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
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俾勳古烈此孤之心也
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
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於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
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虜深不平之瞻又與
宋該有隙該陰勸虜除之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建武幼司馬佟壽等討之仁盡眾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水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為之援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馬封奔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堀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剋段遼遂寇徒河皝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皝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奔等救之皝戒汗曰賊眾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為前鋒而進劫奔止之汗不從為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為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鹿故事皝自征遼東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奔襲宇文別部涉奔于大獲而還涉奔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皝將乘海討仁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水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皝所擒殺仁而還立藉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追其將李詠夜襲武興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眾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為蘭聲援皝以步騎五萬擊

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奔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
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
設伏以待之遣封奔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奔夾
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歸
于京師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奔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
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後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
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爲勃援乙連饑甚段遼輸之
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興國與孰將慕容遵大戰於五
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奔等以孰任重位輕宜稱燕王孰
於是以咸康二年僭卽王位赦其境內以封奔爲國相韓壽爲司
馬裴開陽鶩王寓李洪杜羣宋該劉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
熙張泓等並爲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人稱警

以其妻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
孰以段遼屢爲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
於是總衆而至孰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
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
山季龍進入令支怒孰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
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
勸孰降孰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
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二萬餘級築戍
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
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
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帝又遣使進孰爲征北大將軍幽州
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孰

前軍帥慕容評敗李龍將石成等于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旣誅之李龍又使石成人攻凡城不剋進陷廣城旣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艷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旣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今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尊嗜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爲陛下退爲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鑿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

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臣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水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姝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已賢士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通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疆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皝稱燕王，其年皝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皝，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躄信而不禁。故得周遊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皝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皝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皝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

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蠡螭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人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爲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眾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皝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九都釗單馬而遁皝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九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皝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國莫淺

渾代諸將請戰皝不許渾以皝爲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皝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皝躬巡郡縣勸課農桑起龍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爲前鋒歸使其驍將涉奔于盡衆距翰皝馳遣謂翰曰奔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今若剋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奔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奔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皝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奔于城爲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室叅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

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寒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彊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旣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餐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人特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爲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爲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屠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饑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

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竝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貢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貢以塞聰僞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

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號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勳誠旣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貢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貢錄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

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物**貴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皝**親率羣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皝**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伐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剋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剋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擇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勃海人爲興集縣河間人爲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爲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爲育黎縣吳人爲吳縣悉隸燕國**皝**嘗畋于西部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菟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儁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儁僭號追謚文明皇帝

慕容翰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後臂工射膂力過人廆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德聲大振爲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爲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爲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皝**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皝**躬自總戍戰必剋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爲事燕主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

以蔭後況國相乎卿追蹤伊札抑亦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段遼與皝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爲婚姻且皝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從出爲燕郡太守石季龍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守徵爲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爲軍人所執將詣皝皝素聞裕名卽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皝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皝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皝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汲冢書卷之執事六十一

平望賈博士多矣忠肅簡慈謙計美然收則士命者實亦未幾矣
晉書百一

晉書百一

載記第十

慕容儁

韓恒 李產 產子續

慕容儁字宜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庖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
中原既而生儁庖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
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皝為燕王拜儁假節安北
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死永和五年儁即燕王位依
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儁將
圖兼并之計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將軍陽鶩為
輔義將軍慕容垂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
期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沉拜儁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
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庖

西川也國
氏周而州

及古制

說故事明年僞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僞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廣寧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還及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於僞僞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與其致不同狼烏紀于三王麟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敘歷能無祥乎且用兵殺伐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勳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云墮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爲巴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墮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墮實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荷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於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僞旣銳信舉言又欣于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尙不欺庸人況于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爲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僞殺之僞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剋中山斬白同僞軍令嚴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

部降于儁封鼠歸義王拜準左司馬時鮮卑段勤初附於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弈討冉閔于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儁如中山爲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泝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爲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爲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剋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呼池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勒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儁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鸚巢于儁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頂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羣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鸚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悅旣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羣臣勸儁稱尊號儁答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籙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覲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弈討王午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剋鄴城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儁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巳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弈爲太尉慕容恪爲侍中陽鶩爲尙書令皇甫真爲尙書左僕射張希爲尙書右僕射宋活爲中書監韓

恒爲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虜爲高祖武宣皇帝號爲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儁儁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之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爲儁之應也改司州爲中州置司隸校尉官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尙黑牲牡尙玄儁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皆隨才擢敘立其妻可足渾氏爲皇后世子曄爲皇太子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儁常山人李犢聚衆數千反于晉壁壘儁遣慕容恪率衆討降之初冉閔旣敗壬午自號安國王午旣死呂護復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綰追及于野王悉降其衆姚襄以梁國降于儁以慕容評爲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慕容彊爲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儁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爲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儁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旣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爲於是令內外戒嚴苻生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儁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貧各以郡叛歸于儁初儁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薊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儁以釗爲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儁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

殊羣辟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爲儀魏晉因循制不納烏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僚禮卑逼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游非所以辨童貴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齋戒去聲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靈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鏘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宜養實爲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構始於秦漢迄于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衮烏禮諸侯族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一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烏而以衮襪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燕受命侔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僞曰其劔烏不趨事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趨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初段爾之子龔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僞正位僞遣慕容恪慕容廆計之恪既濟河龍弟龍驍勇有智計言於龔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眾旅旣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龍驍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龔弗從龍固請行龔怒殺之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遇龔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

疆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疆彼弱外無寇
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
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
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
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
不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
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
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
赴之憚虜彊遷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剋廣固以
龕爲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薊雷慕容塵鎮廣固恪
振旅而歸備太子曄死僞諡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曄爲皇太
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虔與護軍
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勅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
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初虜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
季龍之伐棘城也虢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蹏齧人莫能近虢
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杖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
季龍尋退虢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
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儁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
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儁拜寧
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其
東郡儁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
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穎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儁自薊城遷
于鄴赦其境內繕修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雖革
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唯祖父不殮葬者獨不聽

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項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之禍坑師沉卒往往而然孤孫莞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羸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虛葬以敘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琳瑯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於漢關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儁曰煒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

廡廟范陽燕郡構旣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儁河間李黑聚衆千餘攻略州郡殺棗彊令衛顏儁長樂太守傳顏討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爲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儁遣子入侍旣而投欵建鄴結援苻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呂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儁拜寧南將軍河內太守又上黨馮騫自稱太守附于張平平屢言之儁以平故赦其罪以爲京兆太守護騫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爲鼎峙之勢儁遣其司徒慕容評討平領軍慕輿根討騫司空陽騫討昌撫軍慕容臧攻歷

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悅縮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率壘壁百三十八降于儁儁大悅皆復其官爵旣而平率衆三千奔于平陽鴛奔于野王歷走滎陽昌奔郟陵悉降其衆儁于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漏率戶畱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爲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儁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爲三五占兵寬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在拔之斬儁太山太守賈堅儁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之美師敗績復陷山在儁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爲濟北王

沖爲中山王譙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旣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儁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儁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旣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

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
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闡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
爲損耳儁顧謂曄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之因問高年疾
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儁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
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踢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
史中尉約陽陽一作陽約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諸葛攸又率水
陸二萬討儁入自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嶠嶽蕭館屯
于新柵又遣督護徐罔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儁遣
慕容評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
涉勒等皆降俄而儁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悒然當恐不濟修
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
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
可以亂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
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
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其集鄴城盜賊互起
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
都尉捕誅賊首木毅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儁死時年四十
二在位十一年儁諡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儁雅好文籍
自初卽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
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
無懈怠之色云

韓恒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師事同郡
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永

嘉之亂避地遼東虜既逐崔苾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參軍事咸
和中宋該等建議以虜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
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虜納之命羣僚博議咸以爲宜如
該議恒駁曰自羣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
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
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
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
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嬰君以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也虜
不平之出爲新昌令孰爲鎮軍復參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大行
僑爲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僑僭位將定五行次衆
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僑名恒以決之恒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宜
承晉爲水德既而恒至言於僑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
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
爲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爲木德幽契之符也僑初
雖難改後終從恒議僑祕書監清河聶熊聞恒言乃歎曰不有君
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傳東宮從太子曄入
朝僑顧謂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衆
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
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爲本部太守及
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
其負一作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詣軍請
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

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大馬爲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僂俛歸死實非誠欵僂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尙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會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僂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產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與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爲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

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適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怒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爲主簿僂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爲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乃止午恐績終爲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僂責其背親後至績答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旣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僂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疇立慕容恪欲以績爲尙書右僕射疇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疇請獨裁績遂憂死

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勃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衛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及暉曰：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甚盛。初，雋所署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爲前將軍，冀州刺史。雋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暉使慕容恪等率衆五萬討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旣臨則上下喪氣，曾不敢闕兵中路。展其蟪蛄之心，此則士卒攝魂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偷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置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斃，此爲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尋復叛，歸于暉。暉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勅勤，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

于野王暉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與寧初暉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弧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于幽冀暉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暉納之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臯以爲之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于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沈勁以其左右中郎慕容筑爲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容垂爲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暉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案錄不能上諧陽陰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轅弱任重夕惕唯憂臣聞王

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傅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爲虧尸祿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姬旦之勲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黜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還棄奄冉偷榮愆責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今二方于紀跋扈未庭同文之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輒循兩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許暉曰朕以不天早傾軋覆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懿親硯德勲高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埽羣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

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氏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已謙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疎獨善之小以成公且復袞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暉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佐命者則以功成爲効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災肯橫流軋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爲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佯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暉鍾律郎郭欽奏議以暉承石季龍水爲木德暉從之太和元年暉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葛攸攸奔于淮南厲悉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恪有疾深慮暉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暉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彊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爲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埽平闕隴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于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經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于此不可昧則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于暉暉遣其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天於雒城大戰敗之執盤戍宛而歸苻堅

將苻謏據陝降于暉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暉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暉羣下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暉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崇軋基纂成先志逆氏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鑒我之師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趨蒲坂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護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爲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卽侯微功必賞此則鬱槩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灞上雲屯隴下天羅旣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暉覽表大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謏知評暉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牋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涌東之悔垂得書秘於真曰方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暉僕射悅縮言於暉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暉納之縮旣定制朝野震驚出戶二

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縮殺之晉大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
冲豫州刺史袁真率衆五萬代暉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
部將檀_玄攻胡陸執暉寧東慕容忠暉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
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
又破暉將傅顏于林渚溫軍大振次于枋頭暉懼謀奔和龍慕容
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
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
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于潁川外爲
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絕溫糧漕豫州
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
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
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溫班師邀擊

官本後澄昂
一作邦綱目作
邦

於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垂旣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
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
以爲言頗與評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
垂懼奔于苻堅先是暉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評
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琰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
有觀釁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
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況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
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
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暉評不以爲
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論然抗均鄰
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
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

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爲之謀主
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
兆韓名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
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韓從之俄而堅遣
其將王猛率衆伐慕容筑于金墉韓遣慕容臧率衆救之臧
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
者萬餘遂相持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
慕容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而還相溫之
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韓韓遣其大鴻臚溫
統署真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
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
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
兵革不息內則韓母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貽成官非才舉羣下切
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
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
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
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
績黜陟幽明貪惰爲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
窮弊侵昧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爲賊盜風頽化替莫相糾攝且
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
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
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勤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
情肅諧僞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奸
寇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

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越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疆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善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關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帖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嗇財爲本漢文以阜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紉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今帑藏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

種言成俗卧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爲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戈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頽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與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拓宇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爲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河通接漕穀擬之丘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銜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送死侯之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闕關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曄不納符堅又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曄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曄使

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
大起鄴中多怪異曄憂懼不知所爲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何如
大師旣出猛等能戰不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常
才文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
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鬪當以筭取之若冀敵不鬪非萬全之道
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
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曄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
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
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鄆固山泉賣樵
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關志曄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
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務撫養勲勞專以聚斂
爲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

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
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曄先是慕容廆以衆萬餘
屯于沙亭爲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相
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
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曄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
堅遣郭慶追及曄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曄將縛之曄曰汝何小人
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曄于堅
堅詰其奔狀曄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
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相于和龍相殺其鎮東慕容亮
而并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川郭慶遣將軍朱疑擊相執
而送之堅徙曄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曄新

與侯署爲尚書堅征壽春以暉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旣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暉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僞諡幽皇帝始鹿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鹿皝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使恪與雋俱伐夫餘雋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向輒潰皝將終謂雋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雋嗣位

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雋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雋死曰中原可圖矣相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慕容與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帝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爲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

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闞之計言終而死

陽鶩

陽鶩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虜官至東夷校尉鶩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時疆國之術事多納用虜甚奇之鶩卽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幃幄鶩臨終謂鶩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鶩之將圖中原也鶩制勝之功亞于慕容恪暉旣嗣僞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爲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暉優答不許鶩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旣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歛財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虜拜爲遼東國侍郎孰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瘁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彼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雋僭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雋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慕容興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揆其姦心凶勃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劔閣況護葢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爲冠軍將軍別

部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徵還拜侍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并欲觀審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旣至鄴歷造公卿言于真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暉請窮詰之暉評不許辯遂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鑿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闕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庖英妾偉量是曰邊豪孽迹姦圖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册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況乎放命挺禍距蹙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馳其蝥賊旣而二帝遭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軀貌不恒暗苻天表沉毅自處頗懷竒略于時羣雄角立爭奪在

辰顯宗主祭于冲年庾亮竊政于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侯瞻曩烈而功微微前經而禮纒谿壑難滿此之謂平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王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讐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啟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控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卽世虐媼亂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貨于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携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輞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于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蠢茲雜種奕世彌昌角端掩月步搖翻霜乘危蝟起怙險鴟張假竊神器憑陵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二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二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二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二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二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二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二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二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二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二

西川忠厚
氏圖周開甫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羗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

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卽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鑿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艸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雋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鎮抱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守，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鳩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僞諡惠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之。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祗宮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

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眾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戕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名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東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旱火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修好於相溫健軍師將軍賈玄碩等表健爲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既而潛使諷玄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于長安立妻強氏爲天王皇后子萇爲天王皇太子弟雄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勲至是勲率步騎三萬入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八年健僭卽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諸公進爲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屯宜秋爲其將張瑒所殺瑒自立爲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瑒斬其首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衆掠關東并援石季龍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大半遂虜遇及其衆歸于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權雄與菁率衆擊敗之獲弘修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爲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慙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於是

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栢溫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貽盈積矣十年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勲掠西部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于堯柳城愁思堆溫轉戰而前次于灞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爲游軍以距溫三輔郡縣多降于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栢冲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勲于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飢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勲奔還漢中其年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于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艸無遺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縣素服避正殿初栢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爲死迴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僞謚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蹠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甚旣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苻。故立爲太子。健卒。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二年也。尊其母強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呂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謏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歿。會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僞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于東井。大角爲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政。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

言誅其司空王墮以應日蝕之災饗羣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
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牟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
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
蓬頭僵卧生以爲樂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其征東苻柳參
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
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
外之交君等何爲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
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
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于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
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怪乎瓘曰羊
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
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垂河右遵奉之

情負殊曰晉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
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
美無方鑿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
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
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
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晉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
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奸詐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
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
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苻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
二趙相況也瓘曰秦若兵強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爲
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疆燕納
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于河西正朔未加吳

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廻師西施恐涼州弗可保也瓊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城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貴州險塞孰若峭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盍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瓊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涉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

復事懷也瓊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且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大師錄尚書事廣甯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強識探頤索幽則中書堅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注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爲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祕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謹驍勇多權略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

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瓘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瓘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觀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儁遣將慕容興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于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羗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羗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產于何奴堡苻柳救之爲襄所敗引還蒲坂襄遂攻堡剋之殺苻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爲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甲辭厚幣與平結爲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剗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強於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介之嫌含山嶽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奸回寢止妖稜自消乾靈祇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

爲妖言鑿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僞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
建節鄧羗侍讌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爲言平卽生母強氏之弟
也生旣弗許強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
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
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有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
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書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
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爲害滋甚遂
廢農桑內外凶懼群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
終不能累年爲患也天豈不予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
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
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爲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讌
羣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鑿令程延合安胎藥
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爲譏
其目鑿延日出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
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
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
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羗率步騎萬五千
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羗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
襄頗爲相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
剛狼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
也黃眉從之遣羗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羗僞不勝
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羗廻騎距襄我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
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
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

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襪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裨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徙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誠之曰：首師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卽僞位，殘虐滋甚。耽酒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奸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于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剝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三五十爲羣，放之殿中。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爲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旣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剝胎，拉脇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于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注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

繼進宿衛將士皆舍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僞諡厲王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爲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日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有載記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瞑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繼進宿衛將十有舍杖歸堅生猶未寤家
別室廢之為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
時年二十三在位三年偽諡厲王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習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
有政術健俗位為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嘗曰元才
吾姬日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

小字少堅別有載記

苻榮謂董曰吾今虧姬媵董請許嫁休平劉顛目而少之謂榮之
董請吳於燕而令國士與之言平榮聞而德吳遂憐主精之及
時見之為相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劫公宜執意董曰
味吾甚慈重之掛佩劍表惡嫌汝直言矣董榮親國政

